

吳伯明著

日本現舞臺之要角

青年書店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初版

日本兒舞臺之要角

每冊定價
甲種 四角二分
乙種 三角五分

(外埠郵運費另加)

著者 吳 伯 明

發行者 青 年 書 店

重慶 西安 漢中 成都 恩施 巴東
宜昌 遵義 蘭州 閬中 金華 曲江
桂林 昆明 零陵 柳州 衡陽 宜賓
貴陽 沅陵 綏德 宜川 西昌 老河口

印刷者 青 年 書 店 印 刷 所

重慶磁器口梨樹坪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凡例

一、本書以日本戰時的軍政動態爲對象，及一般現狀的敘述。

一、本書爲宣揚抗戰意義，明瞭敵人罪惡，凡有關我抗戰之日本軍閥政客列入之。

一、本書特別注重少壯軍人個別調查，與軍閥系統的說明，藉知重心所繫。

一、日本戰地軍人及兵力之調查統計。

一、本書紀元悉依西曆，間亦酌用我國及日本年曆，末附中西日本年代對照表，請

閱者自行參照。

一、本書蒐集材料匪易，加以匆促成書，謬誤在所不免；請閱者隨時指正。

日本現舞臺之要角

目次

凡例

緒論

軍事制度及編制

軍權組織

陸軍的編制

陸軍兵力的估計

海軍的編制

陸海軍航空

目次

一
一七
一七
二〇
二三
二三
二四

陸海軍大將的分佈·····	二七
軍閥的系統與派別·····	三五
新興的福岡閥·····	三六
石川軍閥的現狀·····	四〇
後起的東京軍閥·····	四二
陸軍人物誌·····	四六
海軍人物誌·····	六四
陸軍航空界的暗潮·····	七一
(附)日本陸海軍陣容表·····	七四
少壯軍人的佼佼者·····	八三
關東軍的過去與現在·····	一〇五

關東軍兵力調查·····	一〇八
興亞院與少壯軍人·····	一三五
興亞院是什麼·····	一三五
興亞院組及費預算·····	一三五
興亞院駐華聯絡部·····	一三六
特務機關與少壯軍人·····	一五五
侵戰中的戰地部隊與軍人·····	一六五
戰地部隊的編組·····	一六七
敵人的戰術·····	一六九
華北日軍兵力調查·····	一七〇
戰地軍人誌·····	一九二

法西斯主義及軍人法西斯團體·····	一九七
明倫會·····	二〇二
國本社·····	二〇二
黑龍會·····	二〇三
法西斯主義下的犧牲者·····	二〇六
日本既成政黨的現狀·····	二〇九
政友會·····	二〇九
民政黨·····	二一一
社會大眾黨·····	二一四
戰時國內的對立相尅與新黨運動·····	二二一
政黨前途的展望·····	二二九

財閥的政治分野與財界巨頭·····	二三九
戰時內閣的再更迭·····	二四五
日本主義的外交與外交人物·····	二六五
自由主義者的厄運·····	二七七
投機的革新派政客·····	二八五
貴族院的組織及議員題名·····	二九五
(附錄)中西日本年代對照表	

日本現舞臺之要角

緒論

吳信明編

戰爭，對於日本政治，經濟，及思想，的影響，很是顯著而深刻。政治方面，軍人事政的現象，更見確定；代表二十世紀日本政治特質的自由主義的殘餘，已掃蕩殆盡；威信原已動搖的政黨，也更見沒落。

日本的議會政治，曾兩度遭遇襲擊：第一次的兇猛打擊，造成兩個月內開迅速的相繼顛覆；這是發生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和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之間。第二次而且更是致命的一擊，自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東京軍人暴動以來，在此期間，軍人法西斯的橫衝直撞的氣焰，大爲減殺；資產階級的民主份子，再得恢復他們的地。

在一九三一年夏末，民政黨內閣的地位，在外面看起來，好像是強硬的；實則已經濟收縮，工業合理化，和恢復金本位——在一九二九年經濟繁榮達到最高點時，民政黨內閣即已制定了這些消極的辦法。——反加重了日本的經濟危機；到一九三一年，因為世界經濟恐慌，日本於是整個捲入漩渦。在這二年內，日本國外貿易幾減一半，農產物減少三分之一以上。這種種情形，使政府疎遠了支持他的資本家，大部分資本家一時高唱再施金禁政策和通貨膨脹政策的論調；工人知識界和中下階層中的廣泛失業，以及嚴重的農業恐慌，造成普遍不安的動力；適值一九三〇年倫敦海軍條約，日本國內的軍人法西斯份子痛於阻止批准該約的失敗，於是當時一切都變成資本家和政黨間的「腐化聯合」，非難裁減軍備憤恨幣原外相對華「親善政策」的懦弱，並且要求建設一個「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如是可統治全國工業和財政，消滅農村危機，並且剷除「赤化」。

主要的，操縱這個宣傳運動的人物都是一羣新軍人。他們都來自小地主，小康

農民和都市小資產階級等類的家庭，他們逐漸打破了長闕一向享有陸軍高位的傳統獨佔性。在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一年間，武藤，荒木和真崎三位大將——他們是軍人法西斯派的領導人物——已經控制了軍事參議院。在下級軍官內，他們受着所謂「青年將校」運動的有力擁護，如土肥原，石原和板垣等，他們有不可抗的宣傳途徑；他們可隨便使用在鄉軍人會，和其他無數團體如愛國，恐怖，偵探，破壞罷工等組織。在這些團體內也有大資本家，政府官吏，審判官以及高級陸海軍官，例如平沼所領導的保守性的「國本社」就是這樣。不過因為激烈派軍官，怕別人奪去他們的領導獨佔地位，以致永遠未能把這些複雜的反動份子團結起來。

陸軍激烈份子爲要達到他們的目的，於是直接行動和宣傳工作同時並重。自一九三〇年以來，他們有兩個百效的靈方，時常的不是採取這個，就是採取那個，這兩個妙法是：在國內則實行恐怖行動和苦迭打，在我們中國則發動單獨軍事行動。一九三〇年十一月濱口首相的被刺就預示着這大暴風雨的瞬將到來。一九三一年三

月的軍事陰謀，政府當局祕而不宣，把牠在暗中了結。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之夜，日本陸軍在東北的單獨軍事行動，表示着日本軍人法西斯運動已在行揭幕禮了。一般大眾被他們鞭策着來擁護他們的東北侵略行動。另外還有兩個軍事陰謀很快的相繼發生，民政黨內閣的地位很快的發生動搖，終於十二月十一日倒閣了。

在大善毅領導下的新政友會內閣之再行金禁和日元貶值，立刻使企業界滿意了。荒木大將——是陸軍激烈份子的理論領導者——被擢為陸相。在另一方面，犬養首相是一個政黨人物，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大選時，政友會在議會獲得大多數席位。這時，軍人激烈份子依然覺着政府是一個堅強的政黨政府，荒木不得有所支配。因此，恐怖運動是繼長不已的。血盟團——曾刺死大批資本家自由派政治家——刺殺了三井公司總經理團琢磨和民政黨內閣的前藏相井上準之助。在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這種恐怖運動達到了沸點，竟造成一個軍事苦迭打，目的是在奪取政府的統治權，結果釀成犬養首相被殺的慘案。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二日齋藤實組成內閣，荒木貞夫仍留任陸相；首相齋藤不屬於任何政黨，實際上因為軍人法西斯領袖們封鎖了政黨政府成立之路。元老西園寺公望幾有十年光陰一致不變的，維持資產階級的民主責任內閣，他利用他的特殊權勢來指定首相，他已經相繼選擇了六個政黨的領袖出來組閣。可是現在他竟放棄了這種作法，齋藤內閣是代表着重返舊日的超政黨政府的傳統作風。西園寺公望雖然表示讓步了，但在實際上獲得了相當實際的利益。因為新首相齋藤實是一個可靠的溫和派人物，他是一個很孚衆望的行政官，藏相高橋是清是一個有威信且能幹的保守派財政家——被譽為國寶——同時亦是對抗陸軍激烈份子的一個堡壘。在齋藤和其後任的岡田——在一九三四年七月組閣，一切都如齋藤時代相同——兩次組閣，差不多有四年光陰；在這時期，軍人法西斯主張者逐漸在國內政治上失掉地位；在中國，他們則橫衝直撞，如以『國社主義』為基礎來組織偽『滿洲國』，同時把牠置在他們統治之下，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奪取熱河省；兩月後進侵華北，迫中國

簽訂塘沽協定——該協定把平津區域，置於日本軍閥勢力之下；然而日本國內的保守派政客財閥，對於這些侵畧步驟，並不表示反對，因鑑於一垂手便奪取東北，他們立刻起來擁護陸軍侵華的主張。他們唯一所關心的，是前進不要太魯莽，不要造成『大戰』，因為外交和財政都未有充分的準備。

在國內，一切情勢就不同了，財閥拚命反對軍閥操縱政治；在齋藤和岡田兩任內閣期內，他們堅持的保守他們在歐戰前後因為日本國內資本主義發達所獲得的崇高地位。所以關於軍人在國內一切計劃，陸軍激烈份子在這幾年內並未得到多數資本家擁護。此時充分證明軍人在國內的勢力是衰弱的。荒木大將在一九三四年上半年已經辭去陸相職位；藏相高橋雖然許可增加陸海軍預算，但未使其超過一定限度。

一般的輿論亦都不同情激烈份子，都來擁護溫和派的計劃。一九三六年的大選民政黨又獲得大多數的選票，民政黨比政友會更自由一點，社會大眾黨在衆議院

獲得十八席，因此猶在議會裏形成了一個重要的進步集團。加藤勘十領導下的無產派——社會大衆黨的左翼——亦得在衆議院當選三名。像這樣的趨勢，又彷彿有恢復政黨政府的可能。

這種樂觀的現象，並不是絕對的；雖然對於恐怖暗殺者，予以相當輕微裁判；但在審判的過程中，軍人激烈份子，仍能以其陰謀的演說來煽動民衆中的瘋狂份子。當所謂「美濃部事件論戰」時，陸軍領袖們強迫岡田內閣對這個著名的主張自由立憲的法學家一切著作加以禁止。結果，岡田被迫發出一個「國體明徵」的聲明，把美濃部博士解釋天皇爲「國家機關」的學說駁斥了。並下了一個定義，謂「天皇即國家」。這種反動的封建理論，本身上就有很重大的意義；同時，這種理論的放射，目的是針對着一個特殊政治人物——一木喜德郎，因爲一木是同樣主張自由憲政的。

荒木辭職後，林銑十郎大將繼爲陸相。在一九三五年夏，林大將舉行了一個「

肅軍運動」調動激烈派軍八重要職位——由陸軍教育總監真崎大將作起。在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二日，一個陸軍軍官（軍務局長永田鐵山）以調換人員關係被部下刺死。林大將以此事引咎辭職，繼其位者爲川島義之大將，川島登台後，即行停止肅軍運動。陸軍激烈份子於是轉向中國，打算引誘內閣默許使華北五省脫離中國的行動。廣田外相曾有相當時期擁護華北五省「自治運動」；然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間，當中國和世界反對這種運動很嚴重的時候，廣田很圓滑的又來非難土肥原賢二——包辦華北自治運動的首要。

正在這遷延不決的政治鬥爭的時候，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的大選結果，使軍人法西斯領袖們大爲震駭，他們立刻認識了時潮是與他們不利的。他們的反應是日本有史以來最大且最慘的一個苦迭打。事實是如此：在二月二十六日早晨，有四團士兵叛變，共計軍官士兵約有一千四百人，佔據東京市的中心區，並且刺殺了四個政府要人：內大臣齋藤，藏相高橋，陸軍教育總監渡邊與被誤認爲岡田首相的松尾傳

藏大佐，直至二月二十九日，叛軍才停止在東京市中心區的武裝形勢。天皇的震怒之下，把他們解除武裝並嚴懲其中之禍首。雖然這次暴動未能使激烈份子得勢，但已立刻使政治改觀，法西斯運動又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此次「二二六」事件以後，軍政兩方成就普遍的調整。在陸軍領袖方面；很顯著的——激烈派的勢力大為減低。在三月七日有了一個自動「肅軍」，軍事參議院內，七個高級將領同時辭職。其中有幾個辭職後又立刻被委為行政官，但是荒木和真崎並未被委何新職，相反的真崎倒被監禁了十八個月。直接參加叛變的下級軍官大部分受軍法會議審判後被處死刑——這種處理和以前「愛國」暗殺案件的處理是顯然不同的。於是陸軍大權轉入寺內和杉山兩大將領導下的新軍人組織手中。他們衝情度理要停職的停了職，要調動的轉移其方向，同時自己的一派把陸軍大權掌握在手裏。

從政治方面看：日本國內溫和而保守的大阪資本家逐漸與備戰和侵略有關的工